



琴川毛氏原本

蘇朱志林

文粹堂藏板

蘇子瞻

章次卷上

赤壁細石

萬松嶺茗飲

黃州訪海棠

夜月尋張懷民

蜀公卜鄰

別文甫兄弟

子瞻章次一

綠君亭



峽山寺

錫杖泉

佛跡

晚休荔浦

縱步松風亭

合江樓

碇宿大海中

書臨臯亭

古氏南坡

風篁嶺

栖賢谷

天籟

蓬萊閣望海

白鶴觀聞棋聲

適文登

曲江舟中

子瞻章次二

錄君亭

船泊吳江

羅浮半夜見日

浮玉買田

再至杭州

沙湖

城北放魚

慈湖草堂

白鶴觀嘗真一酒

太行卜居

雪堂

汝南檜栢

嶺南竹

海南菊

峨嵋雪水

春夜行溪橋

憩雲老溪亭

游寒溪

約客湖上

梵天寺月廊

峽山寺訪僧

臨城道中

臥遊水精宮

華清宮夢

夢入禁中

夢南軒

小舟至赤壁

洛陽

夜登合江樓

游飛英寺

游安國寺

游南屏寺

孤山訪僧

子瞻章次四

綠君亭

羅浮五色雀

局中早出

毛澤民

李委

李頎

李世南

朱象先

劉季孫

郭震

文同

眉山隱君子

徐則

端木叔

郭文

溫公

徐積

子瞻章次五

綠君亭

楊孝本

馬正卿

郭忠恕

劉庭式

王翊

張永徽

張憨子

幸息順

潘谷

石晉筆仙

袁綯

朱炎

蘇佛兒

佛印

清顯

守詮

息聰

明上人

蜀僧

契順

仲殊

朱照僧

卓契順

石埭

參寥

楊朴妻

曹希蘊

柔奴

秀蘭

李琪

鄭容高瑩

營妓周妓

子瞻章次七

綠君亭

溫都監女

琴操

朝雲

妓樂殷作

是中何物

蘇子瞻

赤壁細石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鶴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

明東吳毛鳳苞

晉輯

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萬松嶺茗飲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黃州訪海棠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

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
脉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
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
亦得不伐旣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
人也而居處脩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園皆可
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
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
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

寅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
間旣闕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
餽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
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藜橘移種
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
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
棗湯代之

夜月尋張懷民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
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
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
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
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蜀公十鄰

范蜀公呼我十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策衣
翦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
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
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
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
勞永逸也

別文甫兄弟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
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
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

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雷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

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為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為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為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

錫杖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

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楊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出也。

佛跡

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

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絕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棧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晚休荔浦

六
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跡寺浴於湯泉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輿節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於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茨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復來意欣然許之同游者柯常林朴王原賴仙芝詹使君名範子蓋蘇軾也

縱步松風亭

予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水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鈞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合江

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葵苦敗屋
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
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
沙乎

碇宿大海中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
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
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蜃舟竝海卽

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
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
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
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
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哭然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
右洄重門洞開林巒空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

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古氏南坡

古氏南坡脩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蔭脩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

風篁嶺

風篁嶺多竹風韻凄清至此林壑深沈迥出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予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作詩紀之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

九
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
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送我過
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大
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

栖賢谷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
谷谷中多大石岌嶮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
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
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
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
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
之趾僧堂立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
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
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雖茲山之勝栖賢蓋
以一二數矣

天籟

錢塘東南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巖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無所不在也。

蓬萊閣望海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白鶴觀聞棋聲

予素不解碁。因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已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泉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爲碁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敲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

碁與哭者白法
出自檀弓誰與
哭者此誤作爲
亦遂

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琢信指勝固欣然敗亦
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適文登

僕自東武適文登竝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真若
劔鋒○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子柳子云海
上尖峰若劔鋒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
千億○遍上峰頭望故鄉

曲江舟中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犖
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
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
且作字乎

船泊吳江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
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予問云
琴何爲十三絃○殊不答○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

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論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或見過卽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叩舷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羅浮半夜見日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

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予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讎乎虛不能答冲虛觀後有米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閒吏蔡少霞書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為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用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再至杭州

予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况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

有愴恨

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

極甘下臨蘭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芽短
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
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
雞是日劇飲而歸

城北放魚

儻耳魚者漁於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
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盎
養魚昇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澆沙石之

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為舉金光明經流
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
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
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
其魚皆隨波赴谷眾會歡喜作禮而退

慈湖草堂

慈湖程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布

懸如風中雪。如羣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日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卽令汝作。

白鶴觀嘗真一酒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枕榔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脩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旣別恍然。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

雪堂

子瞻

綠君亭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脇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汝南檜栢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社特宜檜栢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栢與薦福兩檜尤為殊絕孰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歟

嶺南竹

嶺南人當有愧於竹食者竹筍庇者竹瓦載者竹篾爨者竹薪衣者竹皮書者竹紙履者竹屨真可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耶

海南菊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

南地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書此為記

峨嶠雪水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嶠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

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春夜行溪橋

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少休及覺已曉亂山葱蘢不謂人世也書此詞於橋上云照野瀾瀾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

憩耘老溪亭

子瞻歸自道場山○遇大風雨○因憩耘老溪亭○命
官妓秉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云○更將掀舞
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恰似腰肢嬾

游寒溪

余與郭生游寒溪○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座
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鴉噪昏喬木

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
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
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雜以散聲

約客湖上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
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
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
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

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
已妝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
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梵天寺月廊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
于瞻詩云夢遶吳山卻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
客有言閩廣荔枝何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
萄予以為未若吳越楊梅正平詩云五月楊梅

已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
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峽山寺訪僧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其詩云山
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為
關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
其詩云江邊獨出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
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施子淨掃地

臨城道中

予始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頗以爲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草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作詩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臥游水精宮

予嘗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賦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

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
里風雲快靈旗搖虹燾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
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
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旁一冠簪者謂之
鼈相公進言客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
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厮壞

華清宮夢

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
太真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
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
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夢入禁中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
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
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旣
畢進御上極歎其敏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
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人
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葍根客喜食之予
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
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
來風者也

小舟至赤壁

予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
名相示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
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
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
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
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洛陽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

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
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
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
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
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榭之盛實甲天下

夜登合江樓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
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今歲殘暑方退

既望之後月出逾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
客游豐湖西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
乃歸杜子美詩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
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
韻云一更山吐月上塔挂微瀾正似西湖上湧
金門外看冰輪橫海關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
上照我酒杯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
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

歸來掩關臥唧唧幽夜語三更山吐月棲鳥亦
驚起起尋夢中游清絕正如此驅馳掃泉溜俯
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遣洗耳四更山吐
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
多斷板山寺可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游化城
五更山吐月牕白室幽幽玉鈎還挂戶江練却
明樓星河淡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
切變蠻謳

游飛英寺

僕為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牕
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
見此景

游安國寺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予出游安國
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予云皆不足道難在
去慾張云蘇子卿齧雪啖羶蹈背出血無一語

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眾客皆大笑。予愛其語有理。故為記之。

游南屏寺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之子瑄。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眾一笑而去。

孤山訪僧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日訪之。作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剛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寂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牕竹屋深自煖。擁褐坐睡依圓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

但見野鶴盤浮屠。茲游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
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羅浮五色雀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
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
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予過南華。亦見之。海
南人則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
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予今日游進士

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予舉酒
囑之。汝若爲予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
賦詩云。燦燦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編玄服。
翼衛兩紱朱。仁心知憫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
四壁。破屋無占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
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莫兩黎生。食菜真臞
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杯得一笑。見此
紅鸞雛。高情如飛鴻。未易握粟呼。胡爲去復來。

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局中早出

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
忽計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
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
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曰王郎西去路漫漫○
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
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
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牀○乃爲樂耳

毛澤民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
之○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分飛詞
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睂峰碧聚○此
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
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
子瞻一日宴客○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

對公語坐客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
翌日折簡追回畱連數日每預文酒之會澤民
因此得名

李委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
磯下倨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
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
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

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
既奏新笛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
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
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曰山頭孤鶴
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
憐時復犯龜茲

李頎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

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絹作春山橫幅。而書一詩。其後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曰。我負薪入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至此。坡益驚異。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會於湖山。僧居坡

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出筆力之妙。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略得形似。便復輕訾前人。自有超神之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爲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爲寶玩也。

李世南

李世南字唐臣。嘗與鼂無咎同試諸生。無咎有求橫幅長篇。又有題扇詩。蓋長於山水也。東坡

亦嘗題其秋景平遠云。人間斤斧日剗夷。果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掛猿枝。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朱象先

朱象先字景初。松陵人。馳名紹聖。元符間。予跋其畫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

然。世亦罕見。不知其所長也。

劉季孫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郭震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

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朞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旼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文同

文同字與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子瞻數上書論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謂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判餘杭。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與可旣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曰。吾聞人

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如餅引至
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不妄語菩薩道
出廣長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

眉山隱君子

吾鄉有隱君子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軾卽
葬時會期已迫而墓輒未足謀之人人皆曰當
往見此君則力可辦也但多游獵不在又所居
山林夙絕亦未易到試往圖之軾凡兩日始得

至又俟日暮伏於道左乃見其從數騎歸蓋華
整少年郎也旣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外執
禮無違坐詢所以軾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
具飯且宿於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
童跪進盤餐皆是日所擊鮮也進酒數大白飲
啖若無人食兼數人飲畢從容就榻翌日遣僕
馬送軾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是夕
至晚輒猶無一口軾甚歎悔至明日曉視其墓

地之側則五萬口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歎事畢再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入。嗚呼豪哉。

徐則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

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旣而喪至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端木叔

端木叔籍其先貴。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

儲死無瘞埋之地。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漢楊王孫家故富饒。厚自奉養。及病且死。令其子裸葬。以及吾真。祁侯諫弗聽。而班史以爲賢於秦始皇。淵明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其二人之類。與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淵明不知道。吾不信也。

郭文

溫嶠嘗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

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爾又問曰。饑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居窮山。死則爲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曰。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何不出濟世乎。曰。此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唐郡。游餘杭九鑠山。訪太滌洞天。卽

郭先生之舊隱也。洞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敕使投龍簡云。

溫公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皆可終身守之。又嘗自反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

徐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曠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一反也。

楊孝本

楊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

子瞻

綠君亭

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為留月餘號曰玉巖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眾謂元德秀自稱楊道州皆謂無妻也

馬正卿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予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遂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郭忠恕

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秋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遠人無貴賤口稱

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
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
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
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
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寶之
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
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
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
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
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
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
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大學益縱
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
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掬地爲穴度
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
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

劉庭式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予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旣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

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慙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予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

王翊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錢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

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張永徽

蜀人張宗諤永徽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緊健超逸澗谷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嘯歌而已恨不款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

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幸思順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酷酒江州人無賢

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爐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結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吾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潘谷

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旣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予嘗與詩云：「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石晉筆僊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而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袁絢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瀕湧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爲起舞

朱炎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者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云此身死後

此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
偈答曰四大不須無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
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其後
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蘇佛兒

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
酒食肉兩目爛然自言少齋居修行無妻子有
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

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佛兒嘗賣藥於城東見
老人言卽心是佛不在斷肉予言勿作此念衆
生難感易流老人甚喜曰如是如是東坡居士
記之

佛印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
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畱數月一日值
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

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
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
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畱以鎮山
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
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
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
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云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

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清順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
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
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
不過數斗盞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筍之
供恆缺乏也東坡一日游西湖僧舍壁間見小
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

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即日求得之
聲名頓起

守詮

坡和僧守詮詩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
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
去未嘗不喜其清絕及讀詮詩云落日寒蟬鳴
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
吠聲更入青蘿去其幽深清遠亦自有林下風

味也

思聰

思聰為行童日東坡倅杭州令參寥子昏字
詩聰立成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
昏之句東坡大稱賞

明上人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
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

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

蜀僧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對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為他有技也。僧自言能為詩。公

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嘴長毛短淺。舍臘汝山。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飢輒熟真堪玉筍挑。若把甌根來比竝。甌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

契順

予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予分

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予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三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鬣足以至惠州得書經還予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

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予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仲殊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

故與之游

朱照僧

朱氏子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皆願出家。禮僧守素。守素參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予赤壁二賦。鏘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冠東南。此參寥法孫東坡門僧也。

卓契順

蘇臺定慧院靜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擔勢。緩步而去。

石墪

石墪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墪。墪起立云。遮箇是。墪浮圖邪。居士云。有縫。墪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參寥

子瞻

綠君亭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
官妓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
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不作粘泥絮
一任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
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

楊朴妻

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為詩
召對自言不能上問歸行有人作詩送否朴言

無有惟臣妻一絕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徇
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予在湖州坐
作詩追赴詔代妻子送予出門皆哭無以語之
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
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

曹希蘊

近世有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

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
移疎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柔奴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酒予作定風波序云
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
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
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
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

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
年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
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秀蘭

予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
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僕問其故答曰沐浴倦
臥忽有扣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妝
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見其不

來志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僕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僕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李琪

先生在黃。每有燕集。醉墨淋漓。有李琪者。小慧頗知書札。未嘗獲賜。公移汝。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

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
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
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
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畱詩一
座擊節盡歡而散

鄭容高瑩

東坡自錢塘被召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營
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呈東坡

東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
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
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
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
端也

營妓周妓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
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

子瞻

綠君亭

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其善謔如此。

溫都監女

惠州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坡至。甚喜。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窻。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曰。吾當

呼王郎與之子。爲媼未幾。而坡過海。女遂卒。葬於沙灘側。坡回惠。爲賦孤鴻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

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朝雲

朝雲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塘，絕愛

幸之，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旣事遂學書。麤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通大義。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後僕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葬之惠

五十五
三
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塢子瞻悼之詩
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
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賞心一念償前債
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深勤禮
塢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
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倒掛綠
毛幺鳳素面翻嫌粉澆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
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妓樂殷作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舉陳目下子瞻
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子瞻
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
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
中又云西閣珠簾捲落暉水沉烟斷珮聲微遙
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
燕女史後爲伶玄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

有美妾故子瞻譏之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
 殷作周長官邠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
 二首靄靄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
 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
 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
 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書臥客
 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
 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鶴鷺軍憑君遍遠湖邊

寺漲綠晴來已十分

是中何物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
 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
 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為當
 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耻皮不合入時宜坡捧腹
 大笑

馬

不家圖
書館藏

卷之三